

## ■ 後TPP時代的亞太經貿新佈局

### 東協與太平洋聯盟建立合作關係

Jack Huang

自美國新總統上任後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(TPP)遭逢變數，環太平洋的十二的成員國，也可能將因少了美國的參與，而讓原本堅持高品質，高標準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大打折扣，甚至不了了之。但就在一邊大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，另一頭新的經貿整合如火如荼，隨時準備取而代之。在2016年聯合國大會上，其中「東協(ASEAN)-太平洋聯盟(PA)」部長級會議便通過了雙邊合作架構協定(ASEAN-Pacific Alliance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)，該架構結合了太平洋一邊的智利，哥倫比亞，墨西哥與秘魯四國，以及另一邊的東南亞十國，雖然尚未加入其他主要經濟大國，但在橫跨幅度與貿易互補方面，儼然有取TPP而代之的勢頭，若日韓，紐澳，加拿大等等相繼加入談判，則未來發展值得關注。

有鑒於太平洋兩岸的經貿交流日益平凡，2017年3月，擔任PA代理主席國的智利，便邀請TPP的12個簽署國，加上中國，韓國等經貿相關部長，舉辦「亞太高峰會」<sup>1</sup>商討後TPP時代，太平洋地區經濟與貿易如何繼續朝向「高標準」的整合，以及利用雙邊貿易互補的特性，提升彼此的經濟成長。其他諸如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(RCEP)、或者由APEC成員長期討論規劃的「亞太自由貿易區」(FTAAP)等，也多半以進一步降低貿易障礙、促進全球化分工與合作為目標。

誠然，傳統經濟大國的參與仍對區域整合具有相當的影響，但近年成為熱門話題的「南—南合作」(South-South cooperation, SSC)，也逐漸在世界貿易與交流方面，扮演重要角色。所謂SSC，最早可追溯自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(又稱萬隆會議，Bandung Conference)，當時鑒於國際社會瀰漫著反殖民、拒絕美蘇對壘的氣氛，因而提倡發展中國家自行籌組互助聯盟，在國際議題上團結爭取發聲。這也為之後的不合作運動(Non-aligned Movement)，以及所謂的77國集團(G77)發展奠定了基石，發展中國家(也就是俗稱的南方國家)的經貿交流互惠開始穩定成長，在不同的領域合作，提供不同的在地經驗，而非仰賴先進國家從上對下的指導(top-down guidance)，根據聯合國估計，SSC所創造的價值可高達每年200億美金。

因此，ASEAN-PA的整合，可說是典型的合作案例，也是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國家主導的跨太平洋

經貿聯盟。若端看雙方的經貿表現，2012年成立的PA：智利，哥倫比亞，墨西哥與秘魯四國，共2億多人口，在拉丁美洲中創造了40%的GDP和超過50%的區域貿易，與之相較的南方共同市場(Mercosur)<sup>2</sup>，後者被專家學者認為保護主義過盛<sup>3</sup>，近年來則無論在經濟成長與整合步調方面，都略嫌緩慢。

另一方面，在太平洋另一頭的東南亞十國，自2015年底「東協經濟共同體」(AEC)成立後，也逐步邁向單一市場、產業轉型、服務、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等開放市場精神，並積極與區域、跨區域的其他貿易夥伴發展雙邊關係，從ASEAN+3(中日韓)、ASEAN+6(另加上紐澳印)，乃至ASEAN-PA的發展來看，具有6億人口市場的東南亞諸國，以在原物料、勞力等具有比較利益優勢，勢必成為亞太生產鏈中，不可或缺的一塊。

另外，根據「東協優先部門整合架構協定」，AEC將在農基產品(agro-based products)、航空運輸(air travel)、汽車業(automotives)、電子東協(e-ASEAN)、電子業(electronics)、漁業(fisheries)、醫療保健(healthcare)、橡膠業(rubber-based products)、紡織及服飾(textiles and apparels)、旅遊(tourism)及木材產品(wood-based products)等方面被列為優先發展項目，而這些領域同時也是中南美洲及育發展的項目，不只東協出口的農糧可滿足PA成員國所需，雙方更是在電子品與通訊科技達成共識，將其視為強化各別經濟體在全球生產鏈中地位的重點項

表1：東協與太平洋聯盟成員間的個別自由貿易協議

已簽署或生效	協商中
馬來西亞—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新加坡—秘魯自由貿易協定 泰國—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智利—越南自由貿易協定	印尼—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新加坡—墨西哥自由貿易協定

資料來源：參考亞洲開發銀行(Asia Development Bank)，“All FTA”列表整理，<https://aric.adb.org/fta-all>。

目，規劃未來緊密合作，互通有無。

基於能夠使個別國家獲取貿易，以及對外連結不同市場，對於位於中南美洲的PA來說，除了繼續與傳統的與美國、中國等大國博弈外，ASEAN無疑在發展水平、可合作領域、和產業互補性等，都適合雙方進一步交流，避免對先進已開發國家的過度貿易依賴。自2014年聯合國大會的非正式會議期間，雙方的代表展開第一次接觸，往後也發展成每年固定的雙邊對話機制，乃至2016年所簽訂的架構協定，便標誌出四大領域的深入合作願景，分別為：經濟、教育、科學和科技、以及永續發展，希望能藉此建立全面的夥伴關係，並藉由SSC模式，增加在國際場合中的自主權。雖說傳統以來，兩邊的經貿交流並不熱絡，2000年以前，東南亞僅新加坡是拉美國家的主要外資之一，但到了2013年，ASEAN與PA之間的貿易額已高達168億美金，而從拉美輸往東南亞的出口貨物，也有逐年上升的趨勢。再者，若從自由貿易協定(FTA)的數量來看，目前已有5個已生效的FTA，以及2個協商中的協議，由下表一可觀察到大部分是由新加坡所完成，其餘國家尚未簽署FTA。同時，ASEAN和PA之間目前也還沒有多邊貿易協定，故全面性的跨區整合，也是未來積極推廣的目標之一。

東協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，而PA則是全球第八大經濟體，兩者的結合勢必為來亞太地區代來新的面貌。當然，少了大國主導，發展中國家自己試圖建立經貿遊戲規則並非易事，況且在諸多層面上面臨之挑戰，都需要解決。例如各國基礎建設的不足，以及跨太平洋運輸的交通與高昂的物流費用，讓以原物料與初級加工品輸出為主的雙方，在成本上得考量的問題。其他像是缺乏對彼此貿易習慣與國情文化的認

識，政治方面的不穩定，還有潛在的相互競爭與大國在其中的操作，都是影響ASEAN-PA關係的變數。

但無論如何，在後TPP時代，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的腳步並不會因為少了美國而停滯，相反地，由各別洽談的區域自由貿易，或者全方位的多邊合作協議，都是全球化之下勢在必行的發展趨勢，無論是由APEC架構下主導的「亞太自由貿易區」，或者走SSC模式讓ASEAN-PA先行的合作架構，又或者由ASEAN+6和RCEP延伸出的經貿整合，都可以填補TPP未能生效的空缺，持續朝開放市場、便捷貿易與降低障礙的方向努力。(本文作者為聯合國資訊與通訊科技處數據分析師)

#### 注釋說明

- <sup>1</sup> High-level Dialogue on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in the Asia-Pacific Region: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.
- <sup>2</sup> 由巴西、阿根廷、烏拉圭、委內瑞拉和巴拉圭五個南美洲國家的區域貿易協定。
- <sup>3</sup> 反倒是太平洋聯盟的國家，較採取市場開放政策，例如早在2013便已免除90%的成員間進口關稅，更預計在2020以前廢除剩下的10%，並積極在農漁業監管標準、食品檢疫等方面尋求共識，建立真正零貿易障礙的經貿環境。

#### 參考資料

- 1.The New 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 <http://thediplomat.com/2017/04/the-new-trans-pacific-partnership/>
- 2.ASEAN - PA cooperation in place of TPP,<https://www.pressreader.com/indonesia/the-jakarta-post/20170311/281715499416914>